

活葉文選

第58號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

彭 真

偉大的中國人民，經過百餘年來前仆後繼的鬥爭，特別是最
近三十年來，在偉大的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
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取得了全國性的和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
利。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與一降生即開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
理論武裝着的中國共產黨不可分的，是與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不可分的。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同時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
國的勝利。

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中國人民的實際體驗來說，馬克
思列寧主義，是一種萬能的科學武器，它使我們能够澄清歷史的
迷霧，正確地認識中國現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性質，認識帝國主
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本質，迅速而徹底地揭穿各
種偽裝革命，實際上却是爲虎作倀的騙子和叛徒們的原形，因而

使我們能够在最複雜的中國革命鬥爭中，果斷地確定並且始終堅持正確的方向；它使中國工人階級從自在的階級變為自覺的階級，使中國人民自發的鬥爭，變為有科學預見來作指導的自覺的革命鬥爭，精確地分清敵、我、友，堅定地組成革命的隊伍，並爭取、團結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建立起廣泛的統一戰綫，因而使敵人完全陷於孤立和一個個地被擊破；它使我們能够精確地判明情況，不失時機地對敵人實行進攻或防禦，因而使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成為不可戰勝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被中國的革命歷史所完全證明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毛澤東）。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今天的新中國。可是，中國共產黨怎樣能够領導一向被帝國主義者及其奴僕們稱之為「野蠻」「落後」「東亞病夫」的中國人民，打倒曾經那樣強大的中外反動派在中國的聯合統治，建立起今天這樣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呢？這並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批判地接收中國的與外國的歷史遺產，反對任何唯心主義的或機械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見「中國共產黨黨章總綱」）。這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按照列寧斯大林的建黨原則組織起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所武裝着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

正因為這樣，所以，中國人民的一切敵人——中外反動派及其奴僕們，一切懼怕中國人民真正起來革命的改良主義者們，從

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在中國發生影響之日起，就千方百計無休止地來誣蔑與咒罵它，企圖阻撓與破壞中國勞動人民對於它的接近與信仰。中外一切反動派，首先是老奸巨猾的劫掠者帝國主義強盜，誣蔑與敵視馬克思列寧主義，害怕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必然會結束他們的命運。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國勞動人民，首先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工人階級，熱烈歡迎與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成解放自己和解放人類的戰鬥的科學。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出現後的情況。從這裏，也就充分地顯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所具有的偉大意義。

二

中外反動派及其奴僕們怎樣來反對這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呢？

他們得意的「理論」和「法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是外來的，不適合於中國的國情。」「中國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因此，就不愛祖國。」中外反動派最大的本事是造謠，是瞪着眼睛說瞎話。明明中國社會的歷史也和世界各國社會的歷史一樣，「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階級鬥爭也是中國「社會全部發展進程的基礎和動力」。反動派却硬要說：「中國並沒有什麼階級。」甚至於一部分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也隨聲附和地散佈中國沒有階級，只有大貧小貧的論調。反動派不但對於中國數千年歷史上轟轟烈烈的階級鬥爭，特別是農民戰爭，有意加以抹煞，而且對於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者尖銳對立的事實，對於中國社會

尖銳的階級對立的事實，也武斷地加以否認。他們武斷地宣稱，中國所需要的並不是什麼反封建的階級鬥爭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而是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階級協調；而是劫奪中國主權，榨取中國人民，甚至武裝侵佔中國的帝國主義侵略者與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提攜」和「共存共榮」。

他們對於百餘年來震撼全世界的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偉大鬥爭，對於幾千年來不斷震動中國社會的農民鬥爭，怎樣解釋呢？根據他們的「理論」，這不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所「製造的鬥爭」。他們企圖用這樣的胡說八道，來麻痹中國人民，解除中國人民的思想武裝，使之永遠屈服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奴役壓榨下，永遠和中外反動派這一夥強盜們「和平共居」。

但是，中外反動派，並不是毫無自知之明的。他們自己也深深地知道，他們這些自欺欺人的胡說八道，並不能麻痹聰明英勇的中國勞動人民，於是他們便又假手於托洛斯基匪徒們，從「左」的方面來破壞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鬥爭，用「左」的姿態來否認中國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存在與對立，否認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對立。托洛斯基匪徒們，在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失敗以後，曾經把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瘋狂侵略，毫不知恥地稱之為「對於中國的讓步」；他們對於僅佔鄉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佔有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農、貧農，中農及其他人民，總共只佔有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的中國社會，竟毫不知恥地稱之為「封建制度已經成了殘餘的殘餘」。於是，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的

對立，中國農民與地主階級的對立，也就好似有等於無，不需要有什麼鬥爭了。於是，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紅軍運動，也就好似成爲完全由人工製造的可以任意被誣蔑爲「土匪」「流寇」運動，因而應該一律「取消」的了。

但是，歷史是按照階級鬥爭的道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所闡明的規律前進的。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不但堅決地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粉碎了所有中外反動派的武斷宣傳和誣蔑造謠，而且在英勇的階級鬥爭的基礎上，在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一致性的基礎上，也就是在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一致性的基礎上，打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其反動統治，驅逐了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把半殖民地的中國，變爲獨立自由的新中國；打倒了地主階級，沒收了地主階級的土地，把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變爲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鐵一般的中國革命實踐說明，階級鬥爭乃是中國社會進化的動力，中國歷史，同樣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馬克思列寧主義，不但完全適用於中國，而且是中國人民戰勝一切敵人的卓越的思想武器。它在戰鬥的中國人民手裏，像一面照妖鏡一樣，無論敵人散佈什麼烟幕，戴上什麼假面具，都終必在人民面前，赤裸裸地暴露出猙獰的原形，成爲中國人民萬弩齊發的射擊目標。同時，鐵一般的中國革命實踐又證明，國際主義者的中國共產黨，也就是最堅決最徹底的愛國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乃是完全統一而不可分的。中外反動派對於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切誣蔑與造謠，現在已經被偉大的中

國歷史車輪壓得粉碎了。

三

有人發出疑問：同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什麼列寧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打倒了俄國資本主義，而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却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合作，並且還建立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及其政權呢？有些反動派好似從這裏找到了中共與聯共之間有什麼「本質區別」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破產」的證據，並且肆行挑撥離間，在某一種場合說聯共好，中共不好，在另外一種場合又說中共好，聯共不好，極盡其造謠誣蔑之能事；甚至有些好人，也因不明真象而將信將疑。其實問題是很簡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就是說，問題應從實際情況出發；而在這裏，問題應當從階級的分析出發。俄國有它的歷史情況，中國也有它的歷史情況。中國的社會原來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推翻這種社會制度的革命，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為中國出現了官僚資產階級，它是反革命的，所以這種革命又就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革命。這個革命是處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中國無產階級在本國乃是強大的革命動力，而民族資產階級則是軟弱的。農民急需解放，而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農民才能有解放的可能和前途。這樣一種情況，就規定了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樣性質的革命，是

被中國的社會性質和國內外其他客觀條件所決定，是符合於「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同時，這樣性質的革命，不但應當，同時也不需要侵犯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在客觀上是合乎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即有利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因此，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由於與買辦階級和封建勢力有着複雜的聯系，由於現在是處於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因而他們在中國人民革命鬥爭中，成為極其軟弱的階級。因而，在中國，不但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階層，早已成為人民的死敵，就是民族資產階級也曾有一個時期站在反革命一方面，或動搖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但是他們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和條件下，仍然是可以參加或同情人民民主革命的，例如，在抗日戰爭期間，在打倒美蔣反動統治的解放戰爭期間，有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不僅未與「日汪」或「美蔣」合流，而且最後還逐漸站到了中國人民革命的方面來。這是一種客觀的歷史事實。這就是我們現在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的根據。在中國這樣「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中，無產階級不但可以，而且必須與願意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進行可能的合作，這是完全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當資產階級還採取革命行動時，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君主專制，反對封建土地佔有制和反動市儈」。

列寧、斯大林是「把帝國主義國家，即壓迫別國人民的國家裏的革命，同殖民地和附屬國，即受別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裏的革命，加以嚴格的區別。」在「殖民地和附屬國裏」，因為「在

那裏別國帝國主義底壓迫是革命因素之一，在那裏這種壓迫不能不也損害民族資產階級，在那裏民族資產階級在某一階段上和某一時期內可以支持本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在那裏作為解放鬥爭因素的民族因素，是革命因素」（斯大林）。因此，「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底資產階級民主派成立臨時的聯盟」（列寧）。

根據同樣的觀點，斯大林同志並曾舉例說：反帝統一戰綫可以包括埃及商人和阿富汗的皇帝。在決定歷史命運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斯大林並曾親身組成了歷史上最廣泛的反法西斯戰爭的亦即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綫。

「實踐是真理的標準」，「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是人類歷史真理的標準」，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盡量爭取與團結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共同對付當前的敵人或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以便徹底擊破之。這樣一種策略原則和做法，對於打倒強大的敵人，對於促進人民革命的勝利，是只有好處，而毫無壞處的。

問題的關鍵，是對於具體事物加以具體的分析。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政策問題，在帝國主義國家內和在殖民地及附屬國內不同；在同一個殖民地或附屬國內，對於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不同；在同一民族資產階級內，對於大資產階級又和中小資產階級不同；在這一個鬥爭階段，鬥爭場合又和另一個鬥爭階段或鬥爭場合不同。對於這些策略問題，決不能根據主觀主義的教條或狹隘經驗來片面機械地加以確定。因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勝利前的特殊地位，即他們一面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一面又剝削壓迫無產階級，因而就

造成了他們的軟弱性和兩面性，因而無產階級即不得不對他們採取又鬥爭又團結的策略原則，以克服其動搖性、反動性，而爭取與鞏固他們和勞動人民的革命團結。中國人民在偉大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經過了極端艱苦的工作與長期曲折的鬥爭之後，現在終於把很大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從美蔣反動派的控制，籠絡下爭取了過來，使美蔣完全陷於孤立和失敗。

因此，我們認為，目前中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在內的統一戰綫，乃是一種最大限度地孤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而有助於人民民主革命勝利的措施。這是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從而推動中國革命前進的範例之一，也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一大勝利。這不僅是對於資產階級反動派、投降派的勝利，對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勝利，也是對於無產階級營壘內各種機會主義思想的勝利。事實不但完全證明了那種認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無產階級不可能領導願意參加反帝鬥爭的民族資產階級，因而放棄爭取領導的機會主義者是錯誤的；而且也完全證明了那種拒絕或懼怕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因而也放棄對於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關門主義者是錯誤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同志的在統一戰綫中又鬥爭又團結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策略原則，是完全正確的。這種統一戰綫決不是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證明了偉大的列寧斯大林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是沒有什麼可懷疑的。

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它在現階段為實現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而奮鬥。它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見「中國共產黨黨章總綱」）。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是完全按照列寧斯大林的建黨原則組成的。它不僅在黨章上這樣寫了，中國革命的實踐，也百分之百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正是這樣的革命黨。

可是，中國是一個工業比較落後的國家，產業工人的數量比較少，同時中國革命的勝利與發展的過程，又是先在農村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建立了強大的根據地，然後才依靠鄉村解放了城市。因此中國共產黨，現在有近百分之八十的黨員出身於農民。於是又有一些好心腸的人，懷疑這樣一種社會成份的黨，能不能保證自己成為純潔的「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這種懷疑論者的看法是沒有根據的。他們不了解：

第一，中國共產黨從降生之日起，就是按照列寧斯大林的堅強完備的建黨原則建設起來的，是在長期的殘酷複雜鬥爭中，特別是在對敵武裝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它有着世界上少有的嚴格的集體生活和組織紀律，它有着嚴格的政治教育，即無產階級的階級教育，它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宇宙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並且經常以這樣的思想來教育黨員的。

第二，中國共產黨在偉大的毛澤東的領導與教育下，已經在

長期鬥爭中鍛鍊出大批堅強的領導骨幹，這種骨幹是經過了極端殘酷的鬥爭考驗的，是有着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和相當的政治、政策水平及工作能力的。雖然他們有很大一部分是出身於農民，但他們早已脫離了小塊土地和小生產對於他們的束縛和局限性，早已變成了「革命職業家」。

第三，我們所謂農民出身的黨員並不是出身於富農，而是絕大多數出身於僱農或貧農，即鄉村無產者或半無產者。同時，這些出身於農民的黨員，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是久已脫離了原來的農村，全力為黨、為人民、為國家工作，或是在久經戰鬥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作指揮員和戰鬥員。他們在脫離農村後，加入在一種軍事的革命組織中生活，這種生活是一種特殊的軍事共產主義的供給制生活。他們多年來過着這種生活，並到中國任何一個地方去工作，因此，他們不僅經常受着嚴格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戰鬥考驗，而且經常過着嚴格的集體生活，具有着至少是不亞於產業工人的組織性、紀律性和覺悟性。現在，這種黨員的實際社會成份，已經不是農民，而是革命職員或革命軍人。所謂農民成份，對於他們只不過是一種歷史成份。在中國長期生活在這種供給制的革命武裝組織和革命職業組織中的人員，在開始是幾萬人，後來是幾十萬人到幾百萬人，現在已經是八百萬人了。他們的人數超過中國產業無產階級兩倍還多。時間最長的有二十四年之久。這樣一種革命武裝組織和革命職業組織，就是中國革命的主要組織形式；是在長期的武裝革命鬥爭中組成的。

第四，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重視成份的，但並不是唯成份主義者。社會成份一般是有決定意義的，但並不是對於每個人

都有同樣的決定意義或成爲唯一的決定因素。否則，我們就無法說明，爲什麼世界上有些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並不是都出身於工人，而第二國際的一些反動分子們，却出身於工人；我們也將無法說明，共產黨既然是工人的政黨，爲什麼又不是所有的工人或多數工人都可以加入成爲黨員。其實列寧斯大林式的黨，並不是拒絕有政治覺悟而又願意服從黨綱黨章的農民入黨的。同時中國革命的實踐和先進的俄國的革命實踐都證明有些農民，特別是在他脫離農村以後，是可以成爲一個好的共產黨員的。因此，決不能單從中國共產黨黨員的社會成份特別是他們過去的社會出身來判明中國共產黨是不是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還應該從它的思想和行動，它的領導骨幹的政治質量和黨員的政治生活，戰鬥生活和現在的物質生活，從它的革命的實踐來認識它。中國共產黨，因爲從來沒有受過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因爲一開始即建築在鞏固的列寧斯大林主義的理論基礎上，並且一直處在殘酷複雜的戰鬥環境中，戰鬥的考驗，使它不能不緊緊掌握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和嚴格遵守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原則。因而也使它有力量把一些從非無產階級的勞動人民出身或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用共產主義精神加以徹底的改造，使他們拋棄原來的生活和原來的階級立場，並且長期過着一種連工資都沒有的供給制生活，使他們逐漸地完全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

當然，這種工作是十分艱苦的，尤其不可忽視的，中國是一個工業落後的，以小生產爲主的，小資產階級衆多的和文化落後的國家。中國共產黨過去又是長期處在被敵人分割的農村中，因而農村和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

義，自由主義以及冒險主義、投降主義等等傾向，有時非常容易反映到黨內來。我們爲了不斷克服這些傾向，以保持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純潔，曾在偉大的毛澤東領導下，在黨內進行了長期的堅苦卓絕的兩條戰綫鬥爭和多次整風運動，所謂整風運動，不是別的，就是採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經過黨員羣衆的自我教育，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器，來克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即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傾向和思想，並依靠黨員羣衆的積極性，清除黨內的異己分子。經驗已充分證明，整風運動，是可以十分有效地改造各種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黨員和克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傾向的；它在建黨和鞏固黨的方面的意義和作用是十分偉大的。

但這只是說明中國共產黨的一種歷史情況和政治質量，這決不是說，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可以不重視其黨員的社會成份，可以不注意充分利用可能的條件來改善黨的社會成份，即加強工人成份黨員的比重。相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雖然不是唯成份論者，却必須十分重視自己黨員的成份。中國共產黨，歷來是重視黨員的階級成份的，並且明確地表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上。

在中國革命已經在大陸上取得了完全的勝利之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領導重心，已經從鄉村轉移到城市，轉移到工業和工人階級集聚的地區，隨着這種情勢的改變，中國共產黨黨員的社會成份，已經開始在迅速改變着，工人成份黨員的比重，已經在逐漸地增加着。如果說三年以前，我們的黨員由於農民出身的是近百分之九十，那末現在的情況，已經是農民出身

的黨員不滿百分之八十了，如果當着中國革命的領導中心還處於農村，而我們的黨員有近百分之九十是出身於農民的時候，我們都能依靠偉大的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領導，依靠黨的領導骨幹，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器，保持自己成為純潔的有戰鬥力的「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那末，為什麼在今天和今後我們的工人黨員比重大大增強，我們的領導骨幹更加加強，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更加提高，我們與世界工人階級和各國兄弟黨、特別是聯共黨的聯系更加密切和直接的情況下，反而不可能「保持自己成為純潔的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呢？這種懷疑的毫無根據和完全不必要是極為明顯的。

現在全世界都已經看到中國革命的勝利了，而這個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就是完全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器，在英勇果敢的對敵鬥爭中，在堅決地黨內反傾向鬥爭中成長與壯大起來，並且保持自己的純潔，保持自己對於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權的。

讓帝國主義強盜，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餘孽及其奴僕們，繼續狂吠「馬克思列寧主義不適合於中國國情」，來安慰其垂死與絕望的悲哀吧。中國人民已經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器指導自己戰勝了國內外強大的敵人，用中國革命的實踐來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和萬能的革命的科學武器，乃是中國人民勝利的旗幟。

人民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發行

定價350元·印數1—5,080·1952年7月初版